

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

南方壺

在盼望中，“魏慶榮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文集”終於快要出版了，我有幸先拿到此紀念文集的試印版。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，萬分欣喜此紀念文集的即將誕生。

這本紀念文集能在預定的期限內出版，當然是魏慶榮教授(1949-2004)的友人、學生及親屬齊力完成。但付出最多心血的，當屬慶剛及淑惠夫婦。慶榮兄畢身致力於學術，誨人不倦，且樂於助人，在學術界三、四十年下來，故舊門人不少。因此身故之後，對他有所追懷者眾。然畢竟慶榮兄已逝世十年了，友人及學生，分散各地，聯繫並非容易。慶剛是慶榮兄的博士指導學生，淑惠曾當過慶榮兄的助理。感念恩師，兩人努力不懈地邀稿，終於收集到 28 篇紀念的文章。稿子到手後，可非大功告成，而是大工程的開始。要兼顧教書、研究及家庭，雖在極端忙碌下，淑惠仍不假手他人，以虔敬的心，親自編輯及排版，然後付梓。為催生此紀念文集，淑惠可說盡心盡力。就是因她這股有如在撰寫自己博士論文的精神，才能在短短三個多月內，讓這本雋永芬芳的紀念文集問世。

翻閱撫摸著書頁，有時還把書捧起來，聞著那紙上的墨香。一篇篇細讀，品嚐各篇作者的心情故事。看著眾人從不

心在南方

同的角度懷念慶榮兄，往事不禁歷歷在目。真難以想像，就這麼十年過去了。

明末清初的詩人吳兆騫(字漢槎，號季子，1631-1684)，在順治14年(1657年)，因遭人誣陷，捲入一株連甚廣的科舉案。曾在“圓圓曲”中寫下“慟哭六軍俱縞素，衝冠一怒為紅顏”的著名詩人吳梅村(1609-1671)，還為此寫出如下一段感人的詩句：

生男聰明慎莫喜，倉頡夜哭良有以。受惠只從
讀書始，君不見，吳季子！

由於此案，吳兆騫被流放至寧古塔(位於今黑龍江省東南部，臨近牡丹江市)。他的至交好友顧貞觀(1637-1714)，在為他送行時，許下將全力營救的諾言。只是雖四處奔走，求助於滿朝權貴，顧貞觀卻屢屢碰壁。一別音容兩渺茫，10年後，顧貞觀輾轉收到吳兆騫寄自寧古塔的信。哀怨自己相救無力，感傷之餘，顧貞觀文思泉湧，作出那首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“金縷曲”：

季子平安否？便歸來，平生萬事，那堪回首？
行路悠悠誰慰藉？母老家貧子幼。記不起，從前杯酒，魑魅搏人應見慣，總輸他，覆雨翻雲手。冰與雪，周旋久。淚痕莫滴牛衣透。數天涯，依然骨肉，幾家能夠？比似紅顏多命薄，更不如今還有。隻絕塞，苦寒難受。廿載包胥承一諾，盼烏頭馬角終相救。…

著名詞人納蘭性德(1655-1685)，讀後泣下數行，不能自己。遂懇求其父相救。其父不是別人，正是康熙(1654-1722)皇帝極寵信的大臣納蘭明珠(1635-1708)。即使納蘭明珠願伸出援手，仍要等到康熙 20 年(1681 年)，於流放 23 年後，時年 50 歲的吳兆騫，才獲赦歸京。

廿載包胥承一諾，盼烏頭馬角終相救。顧貞觀為救吳兆騫，投入二十餘年的青春歲月，終盼到好友的歸來，也為後代留下一個生死不渝友情的故事。吳兆騫一生雖命途多舛，但有那麼一位永不放棄營救他的友人，三百多年後來看，卻讓人以為他仍是幸運的。如今不必一諾，便值千金，慶剛及淑惠，過去十年，持續為他們的恩師做了不少事，其隆情高義，除令我輩敬佩外，也足供年青學子效法。凝視這本紀念文集，想到慶榮兄若地下有知，對擁有這麼多誠摯的友誼，應感欣慰，便不由得高興起來。(103.6.15)